

7至10世纪黠戛斯军事历史探究

王洁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地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汉代就见于汉文史册,具有悠久的历史。8世纪初形成汗国,9世纪中期,它击溃漠北回鹘汗国。不仅结束了突厥语族在蒙古高原的统治,也为蒙古语族各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契机,从而改变了蒙古高原与中亚的政治格局。

〔关键词〕黠戛斯汗国;漠北回鹘汗国;军事历史;突厥文碑铭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2)01-0071-11

地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汉代就见于汉文史册,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与我国古代史上的匈奴、丁零、鲜卑、柔然、突厥、漠北回鹘、契丹等北方民族都先后有过接触。其中与突厥、漠北回鹘还有长期的军事冲突与对抗,并于公元840年,一举击溃了漠北回鹘的牙帐,迫使回鹘余众西迁、南下,从而终结了突厥语族在漠北高原的统治,令高原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黠戛斯文献佐证资料,十分零散,相关研究还很薄弱。随着对波斯文献的发掘利用,近年来,也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黠戛斯军事的专题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基本澄清了840年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后的动向,即西征、南下等军事行动与策略问题^①。但是,并未出现系统阐述黠戛斯军事历史的研究成果,鉴于此,黠戛斯军事问题仍有进一步展开全面的研究必要性。

一、黠戛斯军队的数量与构成

汉文史料对黠戛斯军事方面的记载并不详尽。所以,相关研究需借助文献史料与实物史料,如古突厥碑铭的铭文;在其聚居地叶尼塞河流域考古发现的遗迹、兵器等等多方考证,才能得以展开。

汉文历代文献,对黠戛斯军队数量的记载,详略不一。汉代史册,黠戛斯被史家记作“坚昆”,时坚昆仅有“胜兵三万人”^{〔1〕}卷30魏书,863。隋唐时期,随着人

口的增加,黠戛斯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通典·结骨》条记载“胜兵八万”。《新唐书·黠戛斯传》记载,唐时,黠戛斯“众数十万,胜兵八万”^{〔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7。至公元840年前后,黠戛斯与回鹘对抗时期,军队人数急剧增加。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后,迫使回鹘余众西迁。赴唐朝的使者,曾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被回鹘残众掠走的唐朝太和公主,并为此将出兵40万追击西迁回鹘^{〔3〕}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白:卷8,53。纵然是使者夸大其词,但军队的实际人数也不会少于30万。因为据回鹘《九姓回鹘可汗碑》铭文的记载,黠戛斯曾出动兵众“卅余万”^{〔4〕}反击回鹘。这些来自于与黠戛斯人直接对抗的回鹘人记载的数字,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

直至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黠戛斯还与赫连铎、吐蕃等合兵“众十万”^{〔2〕}沙陀传,卷218,6160,助唐平定了沙陀李克用之乱。表明直至晚唐时期,黠戛斯仍然拥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北宋时期,黠戛斯军队仍“各一部落为号。其兵数号三十万”^{〔5〕}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传,728。可见,到了宋代,黠戛斯军队的数量,还不下于30万。

从汉文文献记载可知,黠戛斯同所有古代游牧民族一样,军队的构成也实行全民皆兵的兵民合一制度。因此“凡调兵,诸部役属者悉行”^{〔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8。每遇战事除了正规军,黠

〔收稿日期〕2011-10-12

〔基金项目〕内蒙古社科项目(10E041)、内蒙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北疆史研究中心立项课题(201000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洁(1968-),女,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

夏斯的“百姓及诸蕃部役属者尽行”^[5]《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传,728,所属诸部有战斗能力的百姓都会上阵出征。黠戛斯军事力量的构成,主要包括可汗直属的军队、随时应招的各个属部的军队及平民,还有贵族所属的军事组织。

叶尼塞古突厥文碑铭,也出现了勇士,亲兵等词,他们虽然隶属于贵族,但也是黠戛斯军事力量的主要成分。如乌尤克的一块碑铭就讲到“不能留在你们,我的亲属勇士、乌古什勇士、乌格兰勇士之中”^[6]下册,134。这些勇士都是隶属贵族的亲兵,其中,乌古什勇士是指亲兵勇士;乌格兰勇士是指青年骑兵。考古表明,勇士的墓不仅“规模宏大,外貌也很特别”^[6]下册,136,都是和贵族一样巨大的四角形的石塚,“四周几乎都立石碑”^[6]下册,136。因为是贵族的勇士,从其墓地规模和形制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显赫,待遇也非同一般。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隆重的待遇,说明他们在平时与战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因此获得了尊贵的地位。

二、黠戛斯军队的装备

黠戛斯军队,不仅军队人数庞大,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史载黠戛斯人皆悍勇、能战,正因为如此,黠戛斯人曾先后与后突厥汗国、漠北回鹘汗国势均力敌,并最终击溃漠北回鹘汗国,继而还能乘胜追击回鹘余众数年才止。主要因素就在于军队配备了较精良的军事装备,使兵士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及防御力。

黠戛斯军队的主要装备,是优良的战马和弓箭及刀、剑、盾等铁制兵器。《太平寰宇记》记载,黠戛斯“铁甚坚利,工亦精巧”^[5]《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传,727。“其兵器多用盾牌及弓箭”^[5]《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传》,P.728。这些装备是黠戛斯军队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主要保障。

大量铁制兵器之所以能制造与使用,源于黠戛斯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高超的冶铁、铸造技术。汉文文献记载,黠戛斯的矿产极其丰富,以致每逢暴雨冲刷,就有矿脉显出。因此“天每雨铁”,黠戛斯人“收而用之,号曰迦沙,以为刀刃,甚锐利”^[7]卷200结骨国,1084—1085。黠戛斯还曾向突厥输出铁矿石。因此,黠戛斯所在的米努申斯克盆地被称为突

厥汗国铁器制作和兵器生产的基地。鄂尔浑的碑铭显示黠戛斯人不仅能开采矿石,还掌握了冶铁技术,铁矿石冶炼之后多用于制造兵器。因而黠戛斯工匠有“能工巧匠之子”的称谓^[6]下册,131,声名远播蒙古高原及中亚地区。许多铁矿场、熔铁炉的遗迹,都表明矿产与技术资源的充分利用,是黠戛斯军队得以装备精良的保障。直到大蒙古国时期,这里又演变为成吉思汗驻兵和武器、手工业加工基地。

除了作战的必备武器外,军队还为骑兵及战马配备了用于防御和保护的特制盾牌。史载“其马上牌自腹至足,又为缚牌于两肩,可便施用”^[7]卷200结骨国,1084—1085。“其战有弓矢、旗帜,其骑士析木为盾,蔽股足,又以圆盾传肩,而捍矢刃”^[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7。据说这种特制的盾牌“以捍箭,箭不能裂”^[5]《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传,72。在对敌作战中,这些装备对将领与士兵们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古代黠戛斯人留下的岩刻图像上,考古工作者的确发现了与之相似的“盾”的图形。黠戛斯人的岩画就出现了不同形状的盾,如护胸的圆形盾、护肩的盾呈椭圆形。武士身上还装备了长及膝盖的甲冑。可想而知,持有铁质的兵器加之盾牌的严密保护,军士的战斗力之强,所以外族称黠戛斯“其人悍勇”,“勇武好战,是优秀的斗士”^[8]卷246唐纪,7947。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同自己周围的一切人作战与为敌”^[9]第十四章关于黠戛斯国,66。因为优良的装备使黠戛斯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军士们都能英勇杀敌,各个骁勇,致使“邻国惮之”^[10]卷100结骨国,1784。

大量铁制兵器的发现,也进一步展示了黠戛斯军队完善的军备与组成规模的庞大。目前出土的6至8世纪黠戛斯的兵器,仅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就收藏了4144件。其中出土的铁镞最多,箭镞的发现地集中在叶尼塞河中游,说明黠戛斯“是5—10世纪萨彦—阿尔泰广大地区所用箭镞的制造中心”^[6]下册,126,此外还有其他兵器出土。而多种铁制兵器的运用,刀剑及盔甲的配备,也表明军队装备的齐整。铁镞无论从数量还是形状上看,都说明了黠戛斯军队规模的庞大(如图)。

兵器名称	数量	编号	现收藏地
三棱,三翼镞,铲型扁镞	2377	1287—3322,5234—5574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
菱形扁平厚镞	1767	3425—5191,5183—5191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
单刃大军刀	1	编号不详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	1	5183	
鳞甲残片	200	6579—6779	米努辛斯克博物馆
头盔	件数不详	编号不详	收藏地不详

据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

通过对史料及实物的考证可知,黠戛斯不仅军备精良,军队的组成成分复杂、军队的规模也很大。强大的军队为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汗国提供了保障。

当然,黠戛斯能打败漠北回鹘汗国,除了凭借军事实力,回鹘国内的自然灾害、政局混乱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正如时任唐德宗宰相李德裕所言“回鹘顷以本国荐饥,种落携贰,纥纥斯(黠戛斯)乘其衰乱,遂覆危巢”^[3]卷3,授刘沔招抚回鹘使制奉宣敕,19。

三、黠戛斯军队的职官设置

匈奴、鲜卑、柔然等北方民族创造并使用的官职,对漠北各民族产生了广泛影响。黠戛斯与后突厥汗国、漠北回鹘汗国曾长期敌对较量,接触频繁。因而,黠戛斯官号和官职的设置,基本依照突厥、回鹘的官职设置。随着隶属于唐朝的坚昆都督府的设立,中原王朝的官制对黠戛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北族官职的记载比较详备的《通典》,记载:“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勒,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噉,次阿波,次颉利发,吐屯,次俟斤。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其后大官有叶护,次设,特勒,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袭焉”^[7]卷197边防典·突厥上,1068。

参照古突厥文碑铭并结合汉文文献的记载可知,突厥文武官职的执掌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甚至文武不分,但也有个别记载,明确指出某种官称就是军事方面的官职。其中有:(1)设官(Šad),黠戛斯《乌尤克·阿尔汗碑》出现了“š(a)(d)(ĭ)m/我的设官”^[11]229的记载,表明黠戛斯职官中,有设官(Šad)之职。《旧唐书》明确记载突厥“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12]卷194上突厥传,5153,设官是可汗之外别部的高级官员,主统领军队并能专制一方^[13]突厥官号研究,252;(2)达干(tarkan),黠戛斯《苏吉碑》记载:“m(e)n Qutl(u) ğ B(a) ğa T(a)rqa(n) öge buyr(u) qĭ m(e)n/我是骨咄禄·莫贺·达干的传令官。”^[11]224,226莫贺(B(a) ğa),既是官号也是对勇健之人的美称。汉文碑铭中,黠戛斯还有与莫贺有关的官职,如,莫贺咄一职。唐高宗曾封结蜚蚕匏肤莫贺咄为左威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14]唐乾陵石人像极其衔名的研究,381—382。汉文文献记载,达干(tarkan)是突厥军官职称,其职是“专统兵马

事”。也有阿波达干(Apa Tarqan)之职,为军事统帅^[15]阙利噉碑,182。突厥文碑铭中,则是仅次于汗(kan)的尊号。(3)郎将、将军。这两个军事官职都是唐朝授予的。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己巳,“坚昆大首领伊悉钵舍友者毕施颉斤来朝,授中郎将,放还蕃”。开元十一年(723年),坚昆大首领俱力贫贺忠颉斤至唐,唐又授以郎将之号^[16]卷99褒异二,11448。黠戛斯的郎将、将军之号,虽然源自唐朝的授予,但也就此成为黠戛斯的固定官号。

《新唐书》记载,黠戛斯:“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职使十,皆典兵;长史十五,将军、达干无员”^[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8。上述所列的官职,共分为六等。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其中,军事官职有都督、将军、达干,都督、将军为中原军职,达干是北方官职。“都督”为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唐朝代高宗以后,总揽军事民政,都督带使持节(节度使)。黠戛斯的都督一职,限员三人,除了总领兵事,是否持节出使还不见记载。

黠戛斯的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等官职,显然是借鉴唐朝的设置而立。但是,黠戛斯官员的执掌仍然依北方民族的惯例行事,不分文武都领有兵权,这也是古代北方民族特有的传统,如黠戛斯将军能出使域外,宰相也能领兵出征,黠戛斯的将军和达干也均无定员。唐会昌年间,多次派将军作为使者入唐。如会昌三年(843年),黠戛斯可汗就曾遣将军温忸合出使唐朝。会昌四年(844年),黠戛斯将军谛德伊斯珠等又出使唐朝。唐大中二年(848年),黠戛斯宰相阿播曾领兵7万,大败室韦。大小官员(包括可汗)都能统领军队,身先士卒。与回鹘的20年掣斗中,黠戛斯君长阿热都是“身自将”。这种文武兼备、文武不分现象,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特征。

四、主要军事史实拾零

目前为止,除了考古发现基本展现了黠戛斯兵器状况外,能够全面记录黠戛斯具体军事史实的文献资料不仅十分匮乏,而且非常零散。在此,仅就现有传世文献及古代突厥文碑铭等实物史料,对黠戛斯军事历史的零散记载,全面爬梳理顺并作初步的

研究。

(一)黠戛斯与唐朝、突骑施等三国结盟合谋共击东突厥第二汗国

黠戛斯与唐朝建立联系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黠戛斯首领“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太宗“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正式在坚昆(该组的坚昆族名始见《汉书》,唐后期,译作黠戛斯)设置了都督府,从此与唐保持了长达100余年的联系。

坚昆都督府时期,黠戛斯先后大约有三位君主,受封坚昆都督府都督兼大将军。首次入唐的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被太宗授封为左屯卫大将军、世袭坚昆都督。唐高宗时封结黄蚕匐肤莫贺咄为坚昆都督、左威卫大将军^[14]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极其衔名的研究,381—382。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黠戛斯骨笃禄毗伽可汗为右武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之职,并领军参与唐朝对后突厥的围攻^[2]卷215下突厥传,6052。

8世纪,突骑施(Tukhs)崛起于碎叶川及伊犁河地区,后迁至楚河。文献记载,突骑施与黠戛斯有姻亲关系。黠戛斯阿热“其母,突骑施女也”^[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由于突骑施与黠戛斯关系密切,曾多次联合对抗后突厥、回鹘。叶尼塞乌巴特第1碑就是一位黠戛斯人的衣冠冢,从碑文内容推断他作为被遣往黑汗处的使者(yalaba č),却没有返回黠戛斯。相应的在图瓦发现的图瓦第3碑也记载,黑汗的突骑施人使者,也曾出使并客死于黠戛斯之地^[15]第2章,121。据考古突厥文碑铭所述史实的时间,大约是公元756年左右,表明双方仍互有使者往来。

文献记载显示,当时,黠戛斯“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7。黠戛斯与后突厥汗国势力范围相当,而且后突厥曾经以联姻来缓和双方的关系。8世纪,黠戛斯的发展与强大,令后突厥汗国不得不时时防犯,不能小视。随着黠戛斯的强大,它成为东突厥第二汗国北方的强敌。

突骑施、黠戛斯和东突厥第二汗国是唐朝周边的三个强大民族。为此,唐朝曾实施羁縻府州策略,并侧重拉拢突骑施、黠戛斯打击东突厥第二汗国默啜。则天天授元年(690年),西突厥十箭之一的别部突骑施部(今新疆伊犁河以西,热海以东)的乌质勒崛起。天授二年(691年),东突厥第二汗国默啜继汗位。次年,乌质勒自东突厥第二汗国手中夺回碎叶城,乌质勒徙牙碎叶。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

胡,东直西、庭州。所以,东突厥第二汗国欲除突骑施,必先将北方的黠戛斯制服。

由于黠戛斯与唐朝、突骑施的特殊关系,面对后突厥向西方的扩张,自然而然地就结成了联合打击东突厥第二汗国的联盟。而据分析史料记载可知,为了打击东突厥第二汗国,先后出现了二次这样的三方联盟。

辅佐过东突厥第二汗国三任可汗(骨咄禄、默啜、毗伽)的谋臣噉欲谷,在其亲自篆刻的《噉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3行记载:“art[uq qırqız] kü č [lög qaγan yaγımız] boltı.”(此外,强大的黠戛斯可汗与我们为敌。)^[16]噉欲谷碑,99此大致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毗伽可汗之弟阙特勤的碑铭中。《阙特勤碑》东面第14行:qırqız, qurıqan, otuz tatar, qıtañ, tatabı qop yaγıñ ärmış. (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与我们为敌。)在东突厥第二汗国看来漠北各部几乎都是他们的敌人^[16]阙特勤碑,125。

《噉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2—3行,还指出东突厥第二汗国最主要的强敌:“tabγa čqaγan yaγımız ärti. on oq qaγanı yaγımız ärti. art[uq qırqız] kü č [lög qaγan yaγımız] boltı.”(唐朝可汗是我们的敌人。十箭可汗是我们的敌人^[16]99。此外,强大的黠戛斯可汗与我们为敌。)碑文列出了南方的唐朝,西方西突厥各部,北方以黠戛斯为主,都是后突厥汗国面临的强敌。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黠戛斯与唐朝、突骑施的第一次结盟,还未实施就引起了东突厥第二汗国的袭击。《噉欲谷碑》第一石东面第3—7行描述了袭击的诱因就是“那三可汗欲会师于阿尔泰山林。他们这样商量到:“让我们首先出兵[攻打]突厥可汗。如果不向他出兵,早晚他们要把我们消灭。那时我(噉欲谷)想:“先出兵攻打黠戛斯较好。”^[16]99—101所以,决定偷袭黠戛斯。暗示了三方的确有结盟合击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意向,这次行动的直接后果就是黠戛斯遭到了重创。

有关黠戛斯与唐结盟并受到袭击的时间,史籍及突厥碑铭均无明确记载。但据汉文文献记载,景龙中,黠戛斯曾派遣使者入唐,中宗召见了使者,并表示安慰。并重申“而国与我同宗,非他蕃比”^[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而且还赐酒给使者,令黠戛斯使者不禁顿首谢恩。此外,《册府元龟》也记载,景龙二年(708年)十二月丙申,中宗“宴坚昆使于两仪殿,就其家吊焉”^[17]卷974外臣部·褒异一,11443。明显是因为坚昆发生国丧,中宗向使者表示哀悼。这个被吊

咥的人很可能就是在东突厥第二汗国袭击黠戛斯时,被所杀害的黠戛斯可汗。

《册府元龟》景龙年间的另外一则记载表明,前述坚昆使者入唐的系年存在明显的错误^②,如景龙二年七月丙辰,突厥鼠尼施及突骑施来降之事。但新旧《唐书·中宗本纪》记景龙三年(709年)七月丙辰,突骑施娑葛遣使来降,唐朝曾遣使册立突骑施娑葛为贺腊毗迦十四姓可汗(归化可汗),赐名突骑施守忠^[12]卷7中宗本纪,148。据此可知,《册府元龟》景龙二年(708年)的系年实则应为景龙三年(709年)。

因为从黠戛斯到唐朝长安有1年的路程,所以,黠戛斯可汗遇难之事必然发生在其前一年。即黠戛斯第1次遭到东突厥第二汗国一事,大约发生在708年。而据《嗽欲谷碑》北29、30行记载,东突厥第二汗国军队从黠戛斯回师后又转而攻打突骑施^[16]101。另据文献记载,709年,“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娑葛”^[12]卷93张仁愿传,2982,表明东突厥第二汗国袭击突骑施之事,发生在709年即袭击黠戛斯后的第二年。两种史料的不同,也再次证明黠戛斯被袭击发生在708年。

面对北方各族的形势以及唐朝面临的危机,唐朝文武大臣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唐将张仁愿也建议在黄河北岸构筑三个受降城,加强了对东突厥第二汗国的防范以阻止其南下。

唐中宗景云元年(710),文臣上奏唐中宗曰,黠戛斯“并累献封章,请屠[突厥]巢穴”^[18]卷253,苏颋、命吕休璟等北伐制,2562,反映出黠戛斯主动提出三方联合消灭突厥的意向。因此,文官宁原悌又上《论时政疏五篇》,分析当时的形势是“今闻黠虏(后突厥默啜可汗)擅命,坚昆、娑葛养精蓄锐,以南侵为多事,而人户全虚,府库半减”^[18]卷278宁原悌,论时政疏五篇,2820。北方的黠戛斯与西方突骑施都拥有强大势力,他们都是威胁东突厥第二汗国统治的强敌。力主延续前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羁縻政策,黠戛斯、突骑施再次与东突厥第二汗国抗衡。

于是,唐朝部署了“坚昆在右,犄角而东”的围攻策略^[18]苏颋文。黠戛斯主要负责北面的进攻。唐中宗决定全力歼灭东突厥第二汗国,并任命突骑施守忠统率蕃军与诸路唐军共同行动。至此,唐朝与黠戛斯、突骑施等,结成消灭东突厥第二汗国的联盟,并制定了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围攻东突厥第二汗国的计划,但此次计划却因唐中宗的暴亡而夭折。

从前述可知,黠戛斯第一次与唐朝、突骑施结盟

未果,却先遭到了东突厥第二汗国的袭击;第二次结盟,也未果而终。

玄宗即位,加强了对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打击力度。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唐联合突骑施、契丹、奚、坚昆等部拟发兵30万围剿东突厥第二汗国。坚昆都督右武卫大将军骨笃禄毗伽可汗率众参加了这次征讨^[2]卷215下突厥传,6052。为鼓动坚昆兵众参战,唐玄宗盛赞其军队“弧矢之利,所向无前”^[18]卷21征突厥制,251—252。再次表明了坚昆军队的英勇善战。分析文献记载可知,三方联合对突厥的进攻计划,最终因行动缺乏统一协调,因而并未达到削弱东突厥第二汗国的目的。

(二)联合邻族抗衡漠北回鹘汗国

唐天宝三载(744年),回鹘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合,彻底消灭了东突厥第二汗国。漠北回鹘汗国(745—840年)建立。据属于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两通碑铭《磨延啜碑》及《铁尔浑碑》记载,黠戛斯与回鹘发生冲突,始于磨延啜时期(747—759年)。

8世纪中期,为了抵制回鹘的扩张,黠戛斯与其属部鞠部(čik)、葛逻禄等结成了反抗回鹘的联盟^[16]磨延啜碑北面第22行,199。对此,《新唐书》记载,“然常与大食、吐蕃、葛(逻)禄相倚杖”^[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磨延啜碑》东面第19行记载,为了对付反回鹘联盟,回鹘磨延啜可汗采取了“分而弱其势”的策略,首先对付黠戛斯的属部鞠部(čik)。公元750年,磨延啜攻打了隶属黠戛斯的鞠部(čik):“在虎年我出兵攻打鞠部(čik)。2月14日,我作战于剑河”^[16]磨延啜碑,198。鞠部与黠戛斯邻于剑河,回鹘此举无疑是对黠戛斯的公然宣战,必然会引起黠戛斯人的反击。次年即兔年(751年),黠戛斯联合葛逻禄、鞠部准备反击回鹘。不料来往传书的使者被回鹘截获,回鹘磨延啜可汗才对黠戛斯发起直接进攻。此事在《磨延啜碑》北面第22—24行记载如下:“并往黠戛斯派人说:‘你们出征吧!你们也叫鞠部(čik)人出征吧!’……黠戛斯汗在曲漫[山]里边,在其牙帐那里。”^[16]磨延啜碑,199

磨延啜讨伐黠戛斯所属鞠部(čik)的同时,又派人拦截葛逻禄人“遇到了(他们),我在伯勒楚河把三姓葛逻禄击败了”^[16]磨延啜碑,100—200。磨延啜趁机把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剑河流域部分地区。两番较量后黠戛斯处于明显的劣势。

但回鹘仍然不能轻视黠戛斯,为此多方布防。《磨延啜碑》上述的内容,在《铁尔浑碑》(又称《塔里

亚特碑》)西面第5行,有补充记载:birigärü u čī al-tun yī š kedin u čī kögmān ilgärü u čikölti。(保卫……在金山(阿尔泰)山林的西边疆界[和]在曲漫山的东边疆界。)[13]铁尔浑碑,209 说明此战之后,为了防御黠戛斯人的报复,磨延啜下令自阿尔泰山的西端直到曲漫山的东端,全都派军队进行守卫[3]。

磨延啜还曾于色楞格河畔建立城池,以御黠戛斯。《磨延啜碑》西面第44行,记载:“soɣdaq tabva č sālāpādā bay baliq yapiti bertim。”(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造了富贵城。)[16]磨延啜碑,203

除了碑铭的记载外,近年考古学者在蒙古高原还发现了磨延啜时期的城堡和城墙。回鹘人用长方形砖坯,从萨彦山岭南麓向叶尼塞和赫姆奇科河流域,一个城堡接着一个城堡,连成一条长达230公里的黏土墙,城墙相当于回鹘汗国的北部边界线[19]バイバリク遺迹,196—198。表明这些工事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防御北方黠戛斯的进攻。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十月,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洛阳两京陷落,唐朝岌岌可危,不得不借兵回鹘。磨延啜可汗亲自统兵援唐,后方空虚,黠戛斯乘势向回鹘发动进攻。乾元元年(758年),磨延啜可汗回兵,与黠戛斯大战于剑水(叶尼塞河)流域,回鹘击破黠戛斯军5万人。连续损失惨重渐趋弱势的黠戛斯,“自是不能通中国”[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 差不多1世纪,黠戛斯再没有与唐朝发生往来[4]。

至8世纪末,黠戛斯似乎又逐步恢复了与回鹘抗衡的能力。然而,作为漠北回鹘的北方劲敌,漠北回鹘不会漠视其发展壮大,所以,也不会轻易放过黠戛斯人。《九姓回鹘可汗碑》(又称《哈拉巴喇哈逊碑》)是回鹘天可汗(怀信可汗795—850)的纪功碑用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书写。其汉文部分第13—14行,记载:

初,北方坚昆之国,控弦卅余万。[彼可汗]□□□□□自幼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殒落,牛马谷量、[杖]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4]161。

按照《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说法,黠戛斯可汗所辖40万大军均被回鹘消灭。《新唐书》记载,此役之后黠戛斯君长阿热的可汗称号,被回鹘授予的“毗伽顿颉斤”所替代[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鞠部、葛逻禄、黠戛斯三部结盟与回鹘的抗衡也就此告一段落。

(三)击溃漠北回鹘汗国

漠北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年)时,正是回鹘国力强盛之际。西面与吐蕃交战,北方又和黠戛斯

为敌,并通过武力从吐蕃手中夺回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势力及于中亚地区。嗣位的回鹘崇德可汗(821—825年),继续向西用兵,以对付吐蕃和葛逻禄。此间,无暇顾及黠戛斯,黠戛斯得到喘息之机,国力也很快恢复。但漠北回鹘自9世纪20年代开始,由于天灾人祸而渐显衰势。相反在与漠北回鹘的长期较量中,黠戛斯优势的却日益显露。

漠北回鹘汗国后期,已经无力继续战胜日益强大的黠戛斯人。回鹘曾遣宰相帅军讨伐过黠戛斯,结果却被黠戛斯阿热可汗击溃。阿热甚至对回鹘可汗说:“尔运尽矣!我将收尔金帐,于尔帐前驰我马,植我旗,尔能抗,亟来,即不能,当疾去。”[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 黠戛斯在与回鹘的争斗中开始处于上风,并展开了对漠北回鹘的反攻;回鹘势力日衰,不仅屡遭败绩,甚至渐渐失去了组织反击的能力。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与回鹘句录莫贺合手以骑兵十万攻回鹘,回鹘汗国灭亡。回鹘诸特勒也不敌黠戛斯的强大攻势,纷纷溃败。阿热命部下焚毁回鹘可汗常坐的牙帐,结束了回鹘汗国在漠北的统治。

1900年,芬兰学者兰司铁(G·J·Ramstedt)在蒙古南部苏吉达板附近发现了一块突厥文碑,并命名为《苏吉碑》。该碑初被确定为回鹘的碑铭,经相关学者的多年研究,现已更正并确认该碑属于黠戛斯,于击溃回鹘的840年以后勒立。碑文记载“Uyğur yir(i)nte y(a)ğl(a)q(a)r q(a)n (A)ta k(e)l [tim].”我来到回鹘人之地,药罗葛汗·阿塔(的地方)[11]224,226。以此进一步印证了黠戛斯占据了漠北回鹘牙帐的史实。

(四)西征与南下追击回鹘余众

唐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人在攻破回鹘牙帐后,迫使回鹘残部纷纷西奔吐蕃、葛逻禄、南下唐朝边界。随之,黠戛斯为追剿回鹘余众,也挥师西征天山南北,并南下大漠。为了追缴漠北回鹘余众,黠戛斯军队又开始了西征、南下的军事活动。

由于回鹘残众分两支奔逃。一支南下逃往漠南,另一支西奔吐蕃、葛逻禄。黠戛斯采取了先乘胜追击向西逃奔的回鹘余众,再回击漠南乌介可汗残众的战略。黠戛斯军队的足迹遍及天山地区,最西曾至阿姆河流域,最南曾经到达天山南麓的阿克苏。由于西州、高昌回鹘的迅速崛起,黠戛斯最终也没能将漠北回鹘汗国的余众彻底剿灭。大中二年(848年),南下回鹘除部分余众西奔,黠戛斯将被室韦瓜分的乌介余部,悉数带回漠北。

1. 集中兵力西征南下追剿回鹘余众。黠戛斯西征南下的史实,中外文献并无直接的具体记载,只有散见于各种史料的间接记载。厘清和研究这些事件、时间等都表述含糊、甚至混乱的记载,才能还原历史的本相。

首先,《新唐书》关于黠戛斯四至及毗邻的描述,就存在史实与时间的表述含糊不清的问题,据载“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东至骨利干,南吐蕃,西南葛逻禄”^[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49。考黠戛斯与吐蕃各居南北,若使之相邻只能是吐蕃北上天山,而黠戛斯南下至天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两者地域相邻的现象。但840年以前吐蕃的确曾经深入天山东部,并在789—792年期间,与漠北回鹘曾经展开对北庭争夺,吐蕃还小胜回鹘并一度占据了北庭。然而,依据汉文史料、突厥碑铭史料,乾元年间的黠戛斯曾遭到回鹘的致命打击,根本不可能有南下天山的实力与机会^[20]。所以,黠戛斯“南吐蕃”的记载,无疑是黠戛斯击溃回鹘并向西进军时的历史情形。

葛逻禄原居北庭西北,金山以西,后南下西天山、亦思宽湖一带,并迁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所以,黠戛斯与葛逻禄接邻,只能是葛逻禄在西天山、伊克塞湖附近及费尔干纳地区^[21]。阿拉伯文献《道里邦国志》,也有类似记载:“在突厥的所有领地中,九姓乌古斯(Tughuzghur)人的领地算是突厥地中最大的一块。九姓乌古斯人的领地同中国、吐蕃、葛逻禄、寄蔑、古斯(AI-Ghuzz)、杰富拉(AI-Jafra)、白伽纳克(AI-Bajānāk)、突骑施、艾泽库什(Adh-kush)、黑夫沙贺(Khifshakh)、黑尔黑斯(Khirkhiz)、葛逻禄、海赖吉(AI-Khalaj)诸邦国的领地相接。海赖吉位于河的这一侧。”^[22]34—35^⑤考此成书于885年之前,所记述的葛逻禄,此时可能已分为两部,一部在七河与九姓乌古斯人(漠北回鹘)的领地接壤,一部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与漠北回鹘为邻。黠戛斯人只有南下至塔里木盆地西北部,或西征至七河之地才能与葛逻禄相邻。

因此,可以肯定《新唐书·黠戛斯传》“南吐蕃、西南葛逻禄”的记载,实际上说的是黠戛斯南下西天山附近地区的情况。时间大约在9世纪40年代。至于他们退出该地区的时间也不会晚于10世纪早期^⑥。所以,黠戛斯“南吐蕃,西南葛逻禄”可谓黠戛斯西征南下之一例证。

其次,会昌二年(842年)冬,十月,黠戛斯专使踏布合祖,达干迈悉禾亥义,判官元因娑拽汗阿已时

等七人至天德。踏布合祖等人声言“黠戛斯将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已得安西、北庭、鞑靼五部落”^[8]卷247唐纪63,7968。黠戛斯人自称已占据了安西、北庭。

《旧唐书》也有相似的记载。“(会昌)三年(843年),二月,赵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师应援。’德裕奏曰:‘据地志,安西去京师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师五千二百里,……自艰难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今回纥破灭,又不知属黠戛斯否?纵令救得,便须却置都护,须以汉兵镇守,每处不下万人,万人从何征发?馈运取何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无事时储粮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犹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谓纵令得之,实无用也。……况隔越万里,安得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计,知国力不足,伪且许之,邀求中国金帛,……恐计非便。’”^[12]卷174李德裕传,4522—4523

上述两条史料,时间上似有抵触。一是会昌二年,使者就已经向唐朝告知,黠戛斯已经占据了安西、北庭。但第二年的史料又好似在攻打安西、北庭。明显存在前后抵牾。实际上,会昌三年的史料中,已经明确赵蕃提出“宜出师应援”,安西、北庭的守军。安西、北庭原本唐朝属地,安史之乱后,先后被吐蕃、回鹘占据。吐蕃与唐素有恩怨,虽然在与回纥的北庭争夺中曾经一度得手,但旋即被回鹘夺回。所以,此处所要救的对象绝非是吐蕃。那么,840年以前,占据此处的只能是漠北回鹘。另据《资治通鉴》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太和公主出降回鹘时,为了防止吐蕃劫掠公主,回鹘曾经部署“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8]卷241唐纪57,7791—7792。回鹘要从安西、北庭发兵阻止吐蕃,说明此时他们已经占有了此地。所以,唐朝要救援的对象是回鹘。

然而,此事又有相悖的史料。唐朝在会昌三年正月,曾派出军队打败回鹘乌介可汗,不可能二月份又改变对回鹘的态度,转而远赴千里再去救援回鹘余众。这样接连出现的矛盾,只能说明,史料记载有误,如果将后一条史料的时间前推一年,更正为会昌二年,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此时黠戛斯已经占据了安西、北庭。

再次,宣宗大中十年(856年),曾欲册封庞特勤并下《议立回鹘可汗诏》,文中,提到前此曾“又有回鹘,随黠戛斯李兼至朝廷”。该处所指的黠戛斯,虽然具体位置不甚明确,但可以肯定这路使者是来自

安西地区。因为他们“皆云庞特勤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众所悦附”^[18]卷80设立回鹘可汗诏,841。据华涛考证,此处的安西大约是指东部天山的南麓,可成书于982年能是龟兹一带^[23]。

最后,懿宗咸通七年(866年)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8]卷250唐纪,8113。866年时,回鹘仆固俊攻克北庭,说明黠戛斯已经失去此地。那么,至少在唐会昌二年(842年)春末夏初以前,黠戛斯已经占据安西、北庭。黠戛斯退出这一地区的时间,大约在843—866年之间。

此外,黠戛斯人南下安西成书于982年的《世界境域志》也有零散记载,表明在此也有黠戛斯人活动。

如(1)“喀什噶尔(疏勒)属于中国,但位于样磨、吐蕃和黠戛斯与中国之间的边境上。喀什噶尔的首领们往昔是葛逻禄人或样磨人”^[9]第13章关于样磨国及其诸城镇,66。(2)“B. NJUL(即温宿,今新疆阿克苏附近)在葛逻禄国境内,但过去其国王代表九姓古斯人,现在被黠戛斯人所占据”^[9]第15章关于葛逻禄国及其城镇,67。

上述史实的历史背景当是840年黠戛斯击溃漠北回鹘并乘胜南下追击回鹘余众时期的天山地区的情况。“喀什噶尔(疏勒)属于中国”、“喀什噶尔的首领们往昔是葛逻禄人或样磨人”。所指之事当指以前是唐朝的领地。但是,安史之乱时,唐朝已无力经营此地,于是,吐蕃、葛逻禄联盟与漠北回鹘在此展开争夺战。790年吐蕃、葛逻禄联盟与漠北回鹘北庭之战结果,是吐蕃、葛逻禄联盟获得胜利。从790—808年间,吐蕃、葛逻禄联盟控制了天山东部地区。同样“B. NJUL在葛逻禄国境内”,也是指此时段之内的事。因为吐蕃在9世纪中叶前后就失去对塔里木南部的统治,所以,此段史料下限当在此前;此外,840年以前,不见黠戛斯进入此地的记载,而866年以后,回鹘仆固俊在此逐渐强大并控制着该地区,黠戛斯也不可能越过北庭、高昌而占领喀什噶尔与温宿。表明黠戛斯军队为追逐回鹘残余,曾经南下至此的史实。所以,以上史实所讲也是840—866年之间所发生之事。

黠戛斯人曾南下天山的东部及西部的史实,《世界境域志》也有相关记载:“其(指九姓古斯)东为中国,南面是吐蕃的某些部分和葛逻禄;西面是黠戛斯的某些部分;北面也是黠戛斯。(黠戛斯人?)遍布于九姓古斯国全境沿边各

地。”^[9]第12章关于九姓古斯国及其诸城镇,65。在伊塞克湖以北和阿克苏、喀什噶尔一带,分布着黠戛斯的许多部落,想必他们也都是追随回鹘才到达这些地区。840年以后,西迁回鹘一支到达高昌、北庭后,向西到达了伊塞克湖东北及伊犁盆地,甚至还到了喀什噶尔。《世界境域志》的英文翻译者米诺尔斯基曾认为,所有穆斯林作者笔下的九姓古斯,多数是指天山东部的回鹘王国(指高昌回鹘王国)。该条史料反映了黠戛斯及其属部与高昌回鹘为邻时出现的情况。

2. 防御吐蕃,阻止漠北回鹘西奔。黠戛斯之所以要防御吐蕃,是为了防止漠北回鹘余众投奔吐蕃。黠戛斯在回鹘牙帐救出大唐太和公主,并马上派出都吕施合将军等护送公主返回唐朝。不料中途被乌介兵众等劫杀,公主也被其掳走。于是,黠戛斯又派出将军踏布合祖前往唐朝寻访虚实,当时,黠戛斯表示将出“四十万兵寻觅”。即使“上天入地,终须觅得送公主使”^[3]卷8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白,53。对于劫杀黠戛斯使者与公主的人,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寻找。

840年,黠戛斯击溃回鹘后,其余众逃奔。其中,回鹘余众除了乌希特勒自立为乌介可汗,领13个部落进入漠南外。还有3支西奔的15部残余,分别逃往葱岭西、高昌及甘州等地。部分逃往甘州的回鹘人,就依附于吐蕃。甚至直到会昌三年(843年),还有已经随乌介南下的“特勤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12]卷195回纥传,5214。所以,黠戛斯人判断挟持公主的乌介余众,最终也很有可能逃亡吐蕃。为了确保公主不再流离失所,防止回鹘乌介也西走吐蕃并与其结盟。黠戛斯使者表示“若入吐蕃国去,即至吐蕃”。为此,黠戛斯“又恐回鹘与吐蕃通信,已令兵马把断三河口道路”^[3]卷8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白,54。黠戛斯对进入吐蕃的要路三河口,部署了把守的军兵。

黠戛斯之所以对乌介与吐蕃联盟采取防御,还有历史的原因。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紧急征调陇右、河西诸军入援内地。吐蕃乘虚进攻并占领了陇右、河西^⑦。回鹘与吐蕃是继突厥之后,势均力敌的两个强大民族。历史上,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微妙,双方时战时和,并多次合兵进攻唐朝边城^⑧。840年之前高昌被吐蕃占据,使吐鲁番盆地和伊州、河西的吐蕃势力连成一体,被黠戛斯击溃回鹘余部,就投奔到甘州吐蕃之地。可见,采取防御吐蕃与回鹘的联手攻击,并非是黠戛斯人的杞人忧天之举。

不仅黠戛斯人意识到一旦回鹘与吐蕃结成联盟,会对唐朝及其产生不利的后果。唐朝方面也已

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向朝廷提出对策。李德裕就曾提出“至河冰合时,深虑可汗突出过河,兼与吐蕃连结,则为患不细,深要防患”^{[3]卷14请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状,89}。可见,对吐蕃的防御,是唐朝与黠戛斯共同面对的当务之急。

此时,虽然吐蕃国内纷乱,但吐蕃占领河、陇,对唐朝构成的威胁依然存在。此前,因为已有回鹘部众投奔吐蕃,如果乌介再将公主劫持入吐蕃境内,双方联合力量必然壮大。那样一来,无论对唐还是对黠戛斯,都将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为了阻止回鹘余众挟持太和公主西奔吐蕃,更重要的是防止吐蕃与回鹘余众结成联盟,黠戛斯才决定在三河口布防。“三河口”(今额济纳境内的营盘)位于居延古道,是西入吐蕃的重要关口。黠戛斯军队是否在此拦截了投奔吐蕃的漠北回鹘余众,囿于史料记载的匮乏,结果还不得而知。

840年,黠戛斯为了阻止回鹘西入吐蕃,对其采取了防范措施外,二者并未兵戎相见。此间吐蕃与黠戛斯仍有一定的联系,据敦煌藏语文献记载,吐蕃曾向北方诸国派出使者打探各部信息,并称黠戛斯为(Gir-tis或Gir-Kis)^[19]。10世纪时,回鹘文文献还反映出黠戛斯与吐蕃两部,仍不失为南北两大强族^[23]。

3. 南下大败室韦部,收复漠北回鹘余众。黠戛斯军事部署中的另一个重要策略,是希望与唐合力剿灭南下漠南的回鹘乌介残众。由于黠戛斯全部兵力集中在天山地区,所以,与南下的回鹘军队,并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派往唐朝的使者,也只是与唐朝协调共同打击回鹘的事宜。如确定核准双方发兵的日期,地点等问题。使者从唐朝带回的国书中,一方面是唐敦促黠戛斯趁机歼灭回鹘余众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关于黠戛斯可汗的封号问题。双方对出兵问题,始终停留在商榷中,并没有双方共同出击回鹘的任何史料记载。

会昌二年(842年),黠戛斯第一次使者踏布合祖入唐。唐时任宰相李德裕不仅将黠戛斯来使一事,通报回鹘宰相,还把黠戛斯给唐朝的国书也誊写一份附上一并送与回鹘。说明当时唐朝对黠戛斯还缺乏了解;对回鹘乌介可汗复国还心存侥幸。探报告知“昨者二千骑送踏布合祖至碛北,令累路逢着回鹘即杀。踏布自本国至天德西城,更不逢着回鹘一人,无可杀戮”^{[3]卷8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白,54}。确信黠戛斯所述事实确切后,唐朝态度才发生了改变。除了令黠戛斯乘机歼灭回鹘余众,同时对回鹘也开始有所防

备。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交流要通过翻译。回鹘人石佛庆是中书译语人(翻译),以往都是请他做翻译。但此次与黠戛斯使者的谈话,李德裕担心有些言语“不便于回鹘者”。他也许不会翻译出来,或是将机密泄露给在京的回鹘人,于是建议从驻边的军队中借调译语人来京^{[3]卷15论译语人状,96⑨}。以此表明,唐朝前述的扶持回鹘复国的策略,已经变为敦促黠戛斯尽快消灭回鹘残众。

此时,回鹘南逃的乌介可汗在唐边境已借住多年,期间唐朝几乎对其是有求必应。在确定了黠戛斯确实打败了回鹘之后,而回鹘又复兴无望时,唐才下决心进攻乌介可汗并迎回太和公主。逃走的乌介可汗余众托黑车子室韦,武宗也诏令“黠戛斯出兵攻之”^{[12]卷18上武宗本纪,594}。对此,黠戛斯表示“阿热愿乘秋马肥击取之,表天子请师”^{[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50}。从840年,攻破漠北回鹘汉庭到唐朝与阿热约定出兵日期,时间已经是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也提到:“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车子收回鹘可汗余烬,切望国家兵马接应。黠戛斯使回日,已赐敕书,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3]卷16巡边使刘濠状,108}看来黠戛斯与唐朝已经约好,844年冬天合兵打击回鹘。为此,唐朝还做了周密的部署,不仅点检退浑、沙陀兵马,还“各令於把头峰内要害城镇屯集,待知回鹘指的消息,即於山外邀截。其天德自西受降城至振武穿阴山贼路,如有要路削及添木石镇塞处,早令下手修缮,仍於要路深掘壕堑,多置陷马坑,须防黠戛斯向北蹙逐回鹘人入塞唐突”^{[3]卷16巡边使刘濠状,108}。由此,双方只待冬日就出击乌介。唐武宗还命“给事中刘濠为巡边使”,又因为“河、龙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幸回鹘破弱,吐蕃乱,相残齿”^{[2]卷217下回鹘·黠戛斯传,6150},认为可以借机一举败之。

从汉文史料看,黠戛斯的主要兵力用于西征所以并没有如约出兵。唐朝只能单方面出击,打击南下回鹘余众。《旧唐书》记载“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噉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硕舍朗”。乌介被唐军击败并逃往金山,宰相逸隐噉逼诸回鹘将领其杀害,并拥其弟遏捻为汗。遏捻仍然滞留漠南,全部食用都仰仗奚及室韦。大中元年春(847年),张仲武大破奚众,回鹘无所取给而日有耗散。大中“二年春(848年),唯存名王贵臣五百人已下,依室韦”。唐边将张仲武至室韦“却令还蕃”,致使回鹘遏捻可汗恐惧连夜逃亡。于是“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分,七姓室韦各

占一分”。至此,南下回鹘残众的军事力量基本被唐军摧毁。

当唐朝将士们从南下回鹘余众处救回太和公主,并基本剿灭回鹘军对的时候,黠戛斯军队主力还集中在天山一带,而得知漠南回鹘残众已被室韦七部瓜分,才从三河口急调防御回鹘入吐蕃的部分将士,经西南天德军至漠南,南下收复回鹘余众。对此《新唐书》记载,黠戛斯相阿播领诸蕃兵七万,“经三宿”,“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回鹘在室韦者,阿播皆收归碛北”^[12]卷195回纥传,5215。可见,黠戛斯国相统军远征室韦,将躲避在室韦的回鹘人余众悉数带回漠北。而黠戛斯远征室韦诸部的目的,其实也是黠戛斯直接针对南下的回鹘残众的军事行动。

唐大顺元年(890年),黠戛斯与吐蕃、赫连铎等联合出兵数十万,帮助唐朝平定了沙陀李克用之乱^[8]卷258唐纪74,8404—8405。此后,黠戛斯的军事历史,则不见文献记载。

注 释:

- ① 相关研究有:巴哈提·依加汉《9世纪中叶以后黠戛斯的南下活动》(《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利用中外文献研究了黠戛斯击溃回鹘后的军事动向。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贾丛江的研究成果《黠戛斯南下和北归考辨》(《西域研究》2000年第4期),论证了840年以后,黠戛斯依照先西部后东部的战略,分阶段经略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高原,以期成为游牧各民族新的宗主的历程,认为正是9世纪60年代初兴的仆固系北庭回鹘(高昌回鹘汗国的前身)将黠戛斯分别从东部天山地区和漠北草原逐回叶尼塞河上游故土。华涛的论著《西域历史研究》(6至8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间接涉及黠戛斯汗国占领天山东部的问题。
- ② 《册府元龟》此事的系年似乎有误。《册府元龟》叙景龙二年事时,首起月份就为十二月,即前述的:“景龙二年十二月丙申,宴竖昆使于两仪殿,就其家吊焉”一事,接着却是四月、六月、七月、十月、十二月当是三年发生的事;其后的排序更加有些混乱三、六、八、十月、四、七、闰十二月,此间纪年有些混乱的原因是中宗被韦后毒害,韦后立中宗少子温王李重茂为殇帝,年号唐隆不料在位仅仅23日。睿宗李旦710年六月立七月改元景云。
- ③ 上引文献中反复出现的曲漫一词,乃突厥文 Kögmän 的音译,应指今天的西萨彦山岭,明显可以看出它是突厥与黠戛斯之间的主要屏障之一。唐人段成式著《酉阳杂俎》卷四记载:黠戛斯先人“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

上代有神,与牝牛交于此窟。”正与突厥碑铭所载黠戛斯位置一致。

- ④ 文献记载,黠戛斯从唐乾元年间(758—760)被回鹘击败,直至公元840年,才恢复与唐朝的联系。
- ⑤ 黑尔黑斯(Khirkhiz)即黠戛斯。史料中所指的“河”是指阿姆河,考海赖吉属扎布利斯坦(Zāblastān),即此时海赖吉在阿姆河的南侧,葛逻禄与黠戛斯在阿姆河的北侧。
- ⑥ 巴托尔德也曾经有以下结论:据成书于982年的中亚最详细的波斯地理著作《图曼手稿》(世界境域志)记载,“黠戛斯称霸时代,它的统治远及西南方”。巴托尔德《突厥蒙古诸民族史》见前引内田吟风著作,281页。
- ⑦ 约在广德二年(764)或稍后攻陷凉州(今甘肃武威)。大历元年(766)又陷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德宗贞元三年(787)沙州也陷落吐蕃。
- ⑧ 据《旧唐书》记载“贞元七年(791)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卷195,《回纥传》5210页;“元和八年(813),回纥部落南过碛,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旧唐书》,卷148,《李吉甫列传》,3996页。为争夺对唐朝安西、北庭的统治,曾经数年僵持不下。吐蕃、回鹘联合对唐朝边界地区的劫掠,文献中也屡见不鲜。《新唐书》记载,吐蕃与回纥首次联合进攻唐朝,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唐将仆固怀恩叛乱,联合回纥与吐蕃进攻邠州。“怀恩不得志,导虜与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犯边,吐蕃大酋尚结息、赞摩、尚悉东赞等众二十万至醴泉、奉天”。《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上》,6088页。接着“吐蕃至邠北,复与回纥合,还攻奉天,抵马嵬”。同上,6089页。唐大将郭子仪受旨出击才吐蕃、回纥连兵击败。这里的“回纥”,当然是漠北的回鹘汗国。至唐大中元年(847)五月,“吐蕃、回鹘寇河西,河东节度使王宰伐之”。卷8《宣宗皇帝本纪》,247页。这次随吐蕃进攻的“回鹘”人,很显然是已经流入吐蕃的回鹘余众。
- ⑨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文曰:“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圻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

[参 考 文 献]

- [1] 三国志[M]. 中华书局,1952.
- [2] 新唐书[M]. 中华书局,1975.
- [3] 李德裕. 会昌一品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4] 林梅村,陈凌,王海城. 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J]. 欧亚学刊,1999(1).
- [5] 岑仲勉. 突厥集史[M]. 中华书局,1958.
- [6] (苏)C. B. 吉谢列夫.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M].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
- [7] 通典[M]. 中华书局,1984.

- [8] 资治通鉴 [M]. 中华书局, 1982.
- [9] (波斯)胡杜德·阿勒·阿拉姆. 世界境域志 [M]. 王治来, 周锡娟. 译.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 1983.
- [10] 唐会要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11] 胡振华. 柯尔克孜语言文化研究 [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12] 旧唐书 [M]. 中华书局, 1975.
- [13] 韩儒林. 穹庐集 [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4] 林幹. 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集 [M]. 中华书局, 1987.
- [15] (法)路易·巴赞. 突厥历法研究 [M]. 耿昇, 译. 中华书局, 1998.
- [16] 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M].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 [17] 册府元龟 [M]. 中华书局, 1960.
- [18] 全唐文 [M]. 中华书局, 1982.
- [19] 森安孝夫. オチル. 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調査研究报告 [M]. 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 1999.
- [20] 贾丛江. 黠戛斯南下和北归考辨 [J]. 西域研究, 2000(4).
- [21] 巴哈提·依加汉. 9世纪中叶以后黠戛斯的南下活动 [J]. 西域研究, 1991(3).
- [22]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道里邦国志 [M]. 宋岷, 译注. 中华书局, 1991.
- [23] 华涛. 回鹘西迁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形势 [J]. 西北民族研究, 1990(1).
- [24] 雅森·吾守尔. 古代汉文文献中“匈奴”等名称的回鹘语译名 [J]. 民族语文, 2006(1).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Kirguises from the 7th to the 10th Century

WANG Ji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Abstract: Kirguises, which was located on the upstream of Yenisei River and had a long history, has been recorded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since the Han Dynasty. It formed a khanat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and defeated Uighur Khanate in northern Mongolia in the middle of the 9th century. It not only ended the rule of the Turkic tribes over Mongolian Plateau but also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Mongolian tribes. Thus, it change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Mongolian Plateau and the Mid Asia.

Key words: Kirguises Khanate; Uighur Khanate in northern Mongolia; military history; Turkic inscriptions.

【责任编辑 张晋海】